



神秘的公爵夫人

● 〔法〕尤瑟特·布鲁丝 著

新华出版社



神秘的公爵夫人

〔法〕尤瑟特·布鲁丝 著

孙平 译

新华出版社

—

伦佐·德尔·格兰德王子悠然自得地驾驶着阿尔法小轿车奔驰在通往卡托利卡城的一条名叫帕诺拉米卡的林荫道上。忽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警察正在追捕他。

情况不妙……

毫无疑问，今天晚上，在欢度良宵的销魂时分，他着实喝得太多了，但他的脑筋却并不糊涂，相反神志清醒，反应也很灵敏。眼下唯一的事情就是，决不能让警察逮住。他果断地猛踩油门，小轿车随即飞也似地疾驶起来。然而几分钟之后，他就被一辆风驰电掣般的古泽500型摩托车追赶上了，摩托车上骑着两个戴黑色头盔的黑衣人。

伦佐·德尔·格兰德宽慰地舒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不是警察。

当他准备再次踩油门的时候，不禁暗暗思忖这两个人在深更半夜之时全身着黑地驾驶摩托车似欠谨慎。突然，又一辆车从后面疾驶过来，从前车灯射出的强烈的光芒直刺得王子眼花缭乱，茫然失措。

一瞬间，伦佐·德尔·格兰德闭上了双眼。接着，他急忙放慢车速以便使后者超车先行，就在这时，他猛然感到小轿车的尾部被狠狠地冲撞了一下。他的脚在急剧的撞击之下，顿时落在踏脚板上，立即又从踏板上滑下来。阿尔法小轿车嘶哑地吼了一声，顺势往前冲去。

这时，他清楚地看到前方停着一辆摩托车，并且有一个黑影已经爬上了阿尔法小轿车的引擎盖。继而，一团桔黄色的火焰迎面喷向他的眼睛。

灼热的烈火咬噬着他的脸面，从他的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恐惧的惨叫，他下意识地抬起双手来护卫自己的面孔，奇怪的是双手再也不听他使唤了。

他的脸面被熊熊火焰燎着，烧着，恐怖紧紧地攫住了他，他绝望地大叫着，高喊着，好象惟有这样才能够保护住他的面孔似的。

为举起双手遮挡住眼睛而作的努力以及那团咄咄逼人的桔黄色的火焰，使他摆脱了梦魇的缠绕，走出恶梦。

伦佐·德尔·格兰德一下子惊醒过来，完全恢复了知觉。

他做这个恶梦已经不是第一回，而且类似的恶梦也层出不穷。

刚才那令人惊悸的一幕，只不过是他在睡梦中又重历了一遍自己驾驶阿尔法小轿车的最后几分钟的情景，他在那天晚上比平常多沾了点美酒。

他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目光中透出一股深深的失望，神

情黯然。自从前一天遭受突如其来的绑架以来，至今仍是毫无动静，一片死寂。

他被牢牢地捆绑在一张狭小的铁床的床架上。床上铺着一个破旧的垫子，铁床是在一艘船上货舱的深处。他的双手裹着绷带，脸上也缠满了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

他浑身不适，难以忍受。他痛感他的脸和手此时简直成了一块有生命的伤疤。于是，他开始恼火地自责起来，现在究竟落到了什么地步。一股反感油然而生，涌上他的心头。

他们不能胡乱地涂抹些镇痛药膏在他的伤口上就算了事，不能就这样扔他在这儿撒手不管，他可是一个名闻遐迩的花花公子，是人们在欢乐的盛宴上的争夺对象……

但是，命运无情的嘲弄令他震惊，无声的讥笑使得他不寒而栗。

他不无苦涩地想，都怪自己，结果成了虎视眈眈的绑票者误中的目标。自己仅仅是伦佐·德尔·格兰德王子而已，但平时却奢华铺张并以此在众人面前炫耀。现在可好了，绑架的人要挟一笔赎金。对此，他一筹莫展。

自然，除了伸手要钱，他们并不想伤害他，甚至还把他从烈火中救了出来。不然的话，他早就与他的阿尔法小轿车一起烧为灰烬，送命黄泉了。

面孔上火辣辣的灼伤疼得他没有片刻安宁，他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发着烧，沉沉的脑袋里混乱不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伦佐·德尔·格兰德王子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使自己放松一会儿。

明天，看守他的人会带些吃的东西给他。他希望昨天那些反复申明，费尽口舌地强调自己无法交付赎金的话，能使他们信服……他早已把他的美籍前妻留下的财产挥霍得干干净净了。

其实，对一个王子来说，这笔钱真是区区小事，微不足道……

然而现在，他对于王子这个徒有虚名的头衔，已经厌倦了。

此外，他还时常接受前妻的叔叔给予的经济援助。他是一位十分古怪的老人，只要一想到能替真正的意大利王子助一臂之力，便会激动不已，欣喜若狂。不过，这类关照可是有限度的……在前一天，他就这个情况已跟他们吐露得明明白白，他在解释时那种竭尽真诚坦白之能事的神情，足以感动上苍。

舱门悄悄地开了，看守走了进来，他随即关上门，撤亮了灯。

伦佐·德尔·格兰德王子刹时眼睛晃得很厉害，耀眼的光线使他不由得眯缝起眼睛。看守向他走近过来，并从布质提包里拿出一只饭盒，饭盒里盛着王子一天的饭餐。

“喝意大利浓汤吧，挺稠的。”他开了腔。“我装了满满两大碗，够你享受一天的，明天之前你的肚子可不能闹事。”

他掀起覆盖着王子下体的被子，取出便盆，赶紧放到门口。

“好了，”他走回床边，“这下你吃起来该更舒服啦。现在就给你松绑。”

看守小心翼翼地揭去纱布绷带，王子的脸面渐渐显露出来。他惴惴不安地盯着看守脸上的反应。

“火伤怎样？”他迫不及待地问。

看守撇了撇嘴。

“不管怎样，应该找家医院治疗……”

“我正是这么想的。放我走吧，”伤员央求道，“我满足不了你们的要求，昨天我全说过了……”

“是啊，我的王子，”看守揶揄他说，“可我的头儿认为美国叔叔说不定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呢……”

“他只是我前妻的叔叔，况且我与前妻离婚都已五年了！”

“试试嘛，又不费你吹灰之力。”

“你们要我跟他说什么呢，真是滑稽极了。”伦佐·德尔·格兰德异议道。

“那可比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破相更滑稽的了，想一想吧，要是不马上进行治疗，你的脸蛋儿会是一付什么模样？”

说着，他松开了伦佐·德尔·格兰德王子的右手，王子用手挡住自己的脸膛。看守递给他饭盒和一把匙子。打开饭盒，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王子才吃完，看守就接过饭盒放到地上，他的动作是如此敏捷利落而又一丝不苟，他始终紧盯着伦佐·德尔·格兰

德，不使他产生任何非份之想。

看守把王子的右手重新绑在床架上，然后，从布质提包里掏出一个小药瓶，小药瓶内灌满了油状液体，液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

他将油状液体涂在一卷新的无菌纱布上，极其谨慎地包扎起王子的面孔来。

“看来好了点，”看守缠完纱布后说。

伦佐·德尔·格兰德王子清了清嗓子。

“您瞧……刚才我摸摸额头，虽然裹着纱布，可留在里头的挡风玻璃碎屑还是能觉出来。你们不能这么扔我在这儿，你们不要这么对待我。”王子苦苦哀求着。

“我倒你的便盆去了，”看守回答，对王子的乞求、焦虑和痛苦不予理睬。“请考虑考虑我们的建议，你有的是时间。”

“什么建议？”王子嘟哝着说，他已经丝毫记不得了。

“你很清楚，你的美国叔叔！”看守一边说一边朝货舱门口走去，“我们在你的房间里发现，美国叔叔给你寄过不少钱。这条大鱼跑不了了。”

评论员毛里齐奥·万尼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一头微微发白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衣着讲究，无可挑剔。

他瞥了金马表最后一眼，十分气恼地蹙起眉头。正当他准备出去吃饭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

“先生，卡托利卡城来的电话。”仆人向他鞠了一躬，

毕恭毕敬地禀告。

评论员看上去同他的仆人年纪相差无几，大约六十五岁左右，但是他们二人的显著区别在于，一位是纵使进入垂暮之年，也依然青春焕发，不减当年的神采，而另一个则未老先衰，显出一副龙钟老态。

风度潇洒的评论员先生一把抓起电话，他当然知道打电话来的是谁。

“为什么拖至现在才来电话？”他劈头就问，“我正要走。”

他耐下心倾听对方的解释。

“噢，太妙了。您这回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让我记一下，请讲吧……”

他草草地写了几个字，一个名字，一个地址，还有电话号码。

“我马上就处理这件事儿。越早越有利。不过还是不要大意，严格执行命令……”

他挂上电话。

在电话的另一头，马里奥也挂了电话，他下意识地擦了擦满是汗珠的前额。电话亭子里闷得简直喘不过气来……

他的囚犯终于松了口，吐出那位美国叔叔的地址，为此，马里奥不胜欣喜，颇为得意。

至于上边下达的安全命令，他正绝不懈怠地执行着：每天去探望一次，使被绑者得到适当的照料。

伦佐·德尔·格兰德王子并不属于他那种类型，是个不合他的口味的人，他为自己能效力于手眼顶天、神通广大的组织而自豪。

凡是落入他们掌心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抱怨他的肉体受过残酷折磨。而目前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花花公子、上流社会贵夫人們的宠儿伦佐·德尔·格兰德王子急需悉心护理和精心照料。

马里奥富于同情心，不是见钱眼开之徒……他也有着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并且在情场上战果累累，成绩显赫。

如果他看上去满不在乎王子这个头衔，那只是蒙骗别人而已。这也是命令的一部分。

当他踱步走向自己的轿车时，一个荒唐的念头使他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至少，自己身手不凡，远远胜过王子。任何人都想不到去绑架王子。

他坐进菲亚特小轿车内，收起笑容，恢复了严肃的神情。不能放松警惕。执行安全命令不仅仅意味着每天去一趟货舱。船主外出个把日，别的人不会跑往那儿去，这些都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他们的情报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刚才之所以没按规定的时间给评论员打电话，是因为他清楚地发现有一辆车在跟踪着。

他有意开车兜了几个圈子，以甩脱尾巴。然而他仍然忐忑不安。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轿车的后视镜，可是，刚才盯梢的那辆车并没有出现。

有一片刻他暗自寻思那会不会是警察，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假设。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使警察找上门来，对他发生兴趣。

他最感困惑的是当他的朋友准备袭击王子时，出现的那两个骑着摩托车飞速超越阿尔法小轿车的黑衣人。

那天，两个帮凶把完全失去知觉的王子带到他面前，并告诉他，一个摩托车手中弹而死，另一个不顾自己的同伙，仓惶逃走了。

对他的帮凶而言，是没有必要将事情搞得一清二楚，从而确保万无一失的。

他局促不安……

离绑架事件发生已近三十六小时，警察似乎还没有找到头绪，可能仍是束手无策。无论如何，报纸上尚未披露任何消息。

马里奥竭力驱散一直缠绕在他脑海中的那张烧伤的王子的脸，集中注意力专心地开车。

他打定主意，今晚就把旅馆的房间退掉，然后到舞会上去度个良宵。

他对自己能俘获一个姑娘充满信心，他想松弛一下。

马里奥叫年轻姑娘坐到了菲亚特小轿车的前座。他在插进点火开关钥匙时，偷偷地瞟了她一眼。

她有些矫揉造作，可她的舞跳得实在不赖……

马里奥感到非常惬意。一个多么美妙的夜晚。象安赫拉

这样的姑娘，他非常愿意再来和她幽会。

他转向安赫拉，一支胳膊漫不经心地搁在她座椅的椅背上。他心想，提前邀请她在明天晚上来与他共进晚餐肯定是明智的。

他确信她会着迷。而他将兴高采烈，亢奋无比，那整天老是紧绷绷的心情也可由此得以弛缓，真是大有裨益。

安赫拉欣喜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于是，马里奥俯身吻她，她半推半就。

马里奥只得再来一次。

他讨厌这样，他想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亲吻她。他用双臂紧紧地搂抱住她，迫使她的脸朝向自己，这次他如愿以偿了。这是一个深深的长吻。

安赫拉显得一点也不主动，从头至尾一直是一副矜持的样子，但是当马里奥紧搂着的双臂放开她时，她却轻轻地喘着气。这下马里奥高兴极了。

他启动小轿车，暗暗反思自己，他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稍稍的拒绝而恼怒。

他飞快地拟定了一个计划。走沿海滨的那条路，来一个罗曼蒂克的求爱，用甜言蜜语、花言巧语或者什么许诺哄住她，再聊聊她的身世与经历，而后告诉她，他不准备按她的要求送她回家。

他将车拐了一个弯……这个小宝贝一定会被迷得晕晕乎乎。

夜色朦胧，空气温馨可人。他们俩摇下了车窗玻璃。马

里奥不急不慢地开着，小轿车缓缓向前驶。

他把手搭在安赫拉的膝盖上。没有被推开！她正专心致志地听他侃着，一双眼睛放出熠熠的光彩。

蓦地，他意识到了危险。

一个黑衣黑头盔的人驾驶着摩托车，直挺挺地冲向他。一条胳膊向他直伸而来。

两道闪光。两声轰鸣。

马里奥狂怒不止，为了避过突如其来的袭击，他把方向盘拨向左边，狠狠地踩着油门。

小轿车象脱缰的野马向前猛冲。马里奥咬牙切齿地驾车朝骑摩托车的黑衣人直撞过去。黑衣人手中的枪响了，马里奥顿时感到灼热的子弹打进了他的脖子，还有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马路上响起骇人的轰隆声。那辆古泽500型摩托车避开小轿车，朝着一堵墙一头撞去。安赫拉即刻殒命，成了这场灾难的无辜的牺牲者。

一切在几分钟之内就结束了。年轻的姑娘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死神已经降临，她……

二

蓝差小轿车在公路上尽情驰骋着，朱塞佩的嘴角漾着微笑，再用一小时，他就到达日内瓦了。

一路风顺。

一切如常……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执行这种艰巨的任务，携带他的老板，大富翁詹弗兰科·博恰的巨款从意大利出发，抵达目的地日内瓦，然后，由他的老板在那儿将款项存入自己的秘密银行帐号。

朱塞佩自始至终如履薄冰般地小心，从未有过意外。

总之，他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舅舅是一个边境居民，以组织秘密过境为生，当然主要是从意大利去瑞士的行当，从瑞士前往意大利的虽然也有，但是毕竟很少。

一辆菲亚特小轿车从后面紧紧地咬上了，他不禁怒火中烧，气呼呼地放慢车速给性急的司机让道。

现在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不能任一时之勇。一时冲动难免干蠢事，以致耽误大事。他从来没有让老板多等过他一

分钟。

朱塞佩心里明白应该如何报答他的老板。他22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詹弗兰科·博恰雇他当了司机。朱塞佩不会忘记詹弗兰科·博恰对他的缺乏经验所显示出的极大的耐心，为此，他不胜荣幸，感激涕零。

如今，他已经25周岁，他考虑该成家立业了。独立生活，自食其力，这对他来说已不是问题。虽然整天整天地蹒跚在狭小的汽车里，常常累得手脚麻木，全身象散了架似的，但他却从自己的工作中获益匪浅。

他想把自己这些想法如实告诉老板。

他又不安地皱起了眉头。但愿老板不会数落他一顿。哎，不会的，他是个聪明人。

无论如何，同这世界上的大人物相处，人们是永远不会明白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来的。大人物的反应对于象他这种没有多少涵养可言的人来说，往往是完全出乎意料，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朱塞佩耸耸肩。但是，看起来他的老板对他的谨小慎微的驾驶作风非常欣赏，因为仅此一点，类似他这般年纪的小伙子们绝对难以做到，尤其是意大利人。

他的注意力重又返回到公路上。那个开着菲亚特小轿车的蠢货超车后突然在他前面来了个急转弯，还一个劲地按着喇叭。

朱塞佩强咽下溜到嘴边的脏话，使出浑身解数避免跟前面的菲亚特小轿车碰撞，他向右偏转，把车停在人行道上。

正在此时，他瞧见又一辆菲亚特小轿车紧挨着蓝差车刹住，其减震器几乎同蓝差车的减震器贴在一起。

进退维谷……

朱塞佩重重地熄火。他准备下车去对这两个魔鬼的驾驶技术讥笑一番，但他未能来得及。蓝差的前后车门已被同时拉开。

两个举着手枪的不速之客钻进车来。

“您好，朱塞佩。”坐在前面的那个人开始向他问候。

“别怕，我们不会伤害您。”

“你们认识我？”年轻人嘟哝道。

“您瞧……我们还认识您的舅舅。”

朱塞佩掉过头，惊愕地望了望放在座位后边的小箱子，在那儿还有他自己的手提箱。

愤怒之中，他似乎忘记了小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噢，不，”那人好象摸透了朱塞佩的心思，“您为博恰这头蠢猪运的钱，我们分文不要。”

朱塞佩勉强地将憋在胸口的气吐了出来。

“那你们想干什么？”他战战兢兢地说着，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枪，显得大惑不解。

“去把你的车往后倒，”那人命令坐在后面的同伙道，

“没事儿……相信朱塞佩会和我成交的。”

那人一声不吭、不紧不慢地就下了车，朝自己的菲亚特车走去。

朱塞佩不由自主地侧头一看，贴在后面的菲亚特车离开

了蓝差。尽管陌生人已经有言在先，作了保证，他仍是放心不下，惶惶不安，汗珠从他的嘴唇上渗出。

他非常渴望打开车窗玻璃，呼一口清新的空气，但他担心那人会以为他用心不良，所以只得作罢。

“听我说，朱塞佩，”陌生人开口说道，“我们不是强盗，我们绝不是要您老板的钱。我们从不干使需要工作的人陷入困境的事儿。可是，博恰这个卑鄙的家伙，在暗暗地把所有的钱都藏起来。”

“不对，”朱塞佩愤愤不平地说道，“这是他和别人的钱……”

“他的钱，您愿意的话，可以这么说……但我要告诉您，这些钱全是工人们挣来的。现在您认为他会用来做些什么呢？他不是把这些钱用来维持工厂，反而要关闭工厂，叫大伙都失业。”

“他不会干这种事。”朱塞佩抗议道。

“会，也许不会……您如果能帮助我们，那他就干不成。我们认为只要手头掌握要挟他的证据，他不想丢丑就会让步。”

霎时，朱塞佩默不作声，脑子在飞快地旋转着。很有可能他们对詹弗兰科·博恰的有些事情了如指掌，如果此时他装聋作哑地糊弄，那是要倒霉的。

“什么证据？”他终于发问道。

“我们只想知道博恰去银行存款的时间和方式。又不是第一回，这个您很清楚。”